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桂言

皆不美之道不以易大牢之滋味魏明好推鑒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隅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特特稟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撲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營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懣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息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觀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設勤勞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由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轍所臻凌霄之高非一匱之積然升俊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蘆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

敬卒若始漢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  
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  
以繁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  
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  
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  
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  
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  
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  
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  
朔則明飄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乏民也患  
據未極而水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  
手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移之。  
○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寵吐納矣故曰  
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  
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  
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  
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穫  
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  
犧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

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而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天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多盡矣益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衆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稽功累勸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聞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焉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入金谷而諮詢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嵇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

殘則鑄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寫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違彼三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寄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山陵後一作忽崩墓空無戶但劙馬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帝石一作山後一作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免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爲利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右

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舉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練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帝石一作山後一作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免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爲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驕狠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

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懼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置教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道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房中<sup>候作</sup>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蠻之蛇蠍蠶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冠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損薄傷損薄

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拔也濟之者鮮壤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天奔馳而喘逆或歟或滿用力沒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脣焦舌白膝理萎瘠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竈根亦涸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耳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株源已喪但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爐火滅而煙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

有葉而其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起作爲矣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後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雲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歎唾凝呼於骨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釣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渴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折陳首頽烈火燎原而燐卉前焚龍枕墜地而腕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特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合危

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色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士卷五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七液於長空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力之於水火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因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殘癖不欲甚勞

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逞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臘星下不眼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闌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興奮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啻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論也雖身枯於流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夫也